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五

總錄部一百三十五

以德報怨

和鮮

以德報怨

傳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故忠善損怨之訓稱於先民寬
柔不報之美著乎禮俗蓋古之君子誠明敦篤恕已以及物忘
懷而虛受乃至蔑棄宿憾不形於心術深矯當世載申於思紀
躬輿情之所難化民德以歸厚斯固仁人之所履也又豈知顏
子之犯而不校夷齊之不念舊惡者哉

祁奚晉大夫為中軍尉奚請老

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鮮狐

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鮮狐卒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

為誦王生為范氏之臣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相人為相人宰也昭子范吉射

也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公家人事也好不廢過惡

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

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柏人為吉射晉戰也

宋就梁大夫也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

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勛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竄而

稀灌其瓜瓜惡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惡

梁亭之賢已曰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

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楚亭之瓜尉以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

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禰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

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

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又皆已灌矣瓜曰以美楚亭怪而察

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

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

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衆辱信令出跨下信為楚王召辱已

少年令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

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就成也成令日之功信後封淮陰侯

韓安國初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吏缺無幾

未多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吏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七安

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而汝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

治乎治謂當敵也令人猶云卒善遇之

何武為鄂令坐法坐歸武兄弟伍人皆為罷吏罷縣敬憚之弟

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以顯家不入租故市畜夫求

商補辱顯家求姓商名也顯怒欲以吏事中商中商之也武曰以吾家租

賦繇役不為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而卒吏

州里聞之皆復焉後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載聖行治多不法

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九江聖曰後進生何如乃

欲亂人法武學住未久故謂之後進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兼得其罪兼察也

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

賓客為群盜得聚為群盜而吏補得繫廬江聖自子以必死武卒心決之

卒得不死自是聖慙服

後漢樂恢京兆長陵人為郡功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

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

橋玄為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

尉

陳寔潁州人也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

遂建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托許令禮召楊吏

遠近聞者咸嘆服之

魏蘇則武功人世為著姓漢末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

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义爾必

還為此罷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

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王脩為青州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以此言多

孫資大原人初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由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爾乃為長子宄取其女及當顯位而曰豫者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終本部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明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資終於侍中

吳呂蒙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郡卒大帝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大帝笑曰君欲為祁奚邪於是用之蒙終南郡太守

蔣欽為大帝別駕司馬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大帝以欽在遠不許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須湏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又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美者焉欽又舉盛於大帝大帝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暮祁奚耶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加之

晉任讓平原高唐人初鄉人葉常為本州大中正讓輕薄無行

為其所默及蘇峻之亂常為散騎常侍從至石頭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常輒恭敬不肆其雷鍾雅超之死亦將及常讓盡心救衛故得免

載洋為祖約督護元帝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大風起有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日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職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士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

前燕黃泓為慕容雋太史令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誦事慕容許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大史靈臺諸暑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

北燕馮素弗嘗諸左丞韓業請昏業怒而拒之及素弗為宰輔謂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

宋孔季恭從高祖討桓玄頗豫謀畫初虞嘯父為征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府司馬不得及定桓玄以季恭代為內史使齎封板拜授季恭便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即便入郡嘯父本為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

王華字子陵與張邵有隙及華為侍中親舊為之危心邵日子

陵方引至公必不以私讐害正義也元加五年邵轉征虜將軍
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華實舉之

蔡興宗為郢州刺史初吳興兵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
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施及景先為鄱陽值晉安王子勛為
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稚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
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

南齊褚淵字彥回初江敷之祖湛娶淵姑被遺後淵為衛將軍
慕教為人先通旨意引為長史

曹景宗為游擊將軍從大尉陳顛達北破魏軍尅馬圈顛達論
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顛達宵奔景宗
道入故顛獲全

梁洗約吳興武康人也少時孤貧匄于宗黨得米百斛為宗人
所悔覆面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郢部傳約終左光祿大夫
鄧元起南隄當陽人初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
國而自裂令軍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
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
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
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
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
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約敗兵
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

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傳不與國謀計先王葉群臣寡人
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
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
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
所視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子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
遇於鈞汪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繫人與代
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繫之於是酒酣樂
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繫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
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以摩笄之出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
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
攻燕再圍燕都而卻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

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駢趙而攻
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舉師以攻代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
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
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來正計今上客幸教之
請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未至咸陽而
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
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
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觀豐叅
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諫下遺武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
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

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全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

唐劉仁軌高宗時為給事中受詔按李義府殺畢正義之事仁軌既不曲掩其狀義府御之由是見排顯慶中出為青州刺史俄又以運糧失船監察御史袁異式馳往鞠之異式亟義府之旨逼仁軌令自殺仁軌辭曰仁軌效官不辦國有常刑公若以法斃之則將欲逃死亦不可得也今若遽自絞縊以快讐者竊所未甘心焉於是結秦仁軌之罪詔削官爵今於遼東効力後仁軌為大司憲異式尚為侍御史心不自安因酺醉言之仁軌瀝觴曰仁軌若念疇日之事者有如此觴異式尋遷詹事函時

論諤然仁軌聞之遽薦為司元大夫時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在過正矣

趙退翁德宗貞元中為湖南觀察使令孤垣為巡屬刺史所為或虧法令退翁每以正道制之垣乃多令人毀退翁於朝及退翁為相垣先貶官為別駕乃擢為吉州刺史時人多之

李吉甫為駕部員外郎宰臣李泌竇叅雅重之及陸贄時為相出吉甫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別駕適遇吉甫為太守昆弟故人咸為贄憂慮而吉甫殊不御前事以宰相體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遂與之親狎若平生還往者贄初猶慙疑後遂與交好

周官建和難之職考氏著解紛之言考之前聞亦君子之一行也大道既隱俗態茲薄賤彼而貴我先已而後人愛惡所攻間隙旋至故有狷介之士狼懷之臣或失意於笑言或積嫌於疇昔以至阻兵相抗毀訾交興怨憤寢盈禍難將作而能約之以大義綏之以其言辨其所疑釋其所構消葉芥之忿平眦睚之嫌下以和民之仇上以濟國之事非夫明辨而不惑中庸而有常者其孰能之哉

陳無字齊大夫桓子也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樂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

改遂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

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奔魯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

旗為良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也授

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

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

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者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疆氏

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無字桓子名

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悔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謂立

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象語

也言當施惠而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

頃靈福子頃公靈公乘氏所事之君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之遂和之如初和樂高

漢籍福史不載名武安侯田蚡使福請魏其侯竇嬰城南田嬰大望

望怨也曰老僕雖葉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灌夫聞之

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謝蚡謾猶跪也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切曰魏其老

且死易忍且待之

魏賈詡為尚書郭汜樊稠與李傕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

宗承南陽人袁術嘗於衆數何顛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踈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兵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是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者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辨復仇義名舊發其怨家清財臣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仗道路此為披其胷而假仇敵之辨也術意猶不平後與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

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

趙儼為太祖司空掾屬主簿時於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

陶謙字恭祖為楊武都尉時邊章韓遂為亂司寇張溫御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從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欵過失不蒙容貸遠葉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不輕

辱三分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
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於變革謝夫子禮畢必
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
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痼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
初

朝昭潁川人信行著於鄉黨後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
自娛漢建安中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
劫畧昭常遜辭以解之由是寇難消息眾感宗焉故其所居部
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蜀費禕為丞相諸葛亮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
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辨疑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問諫喻

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營救之力也吳胡綜拜偏
將軍兼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大帝言辭
切至大帝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宗有力焉

晉王銓何邵鄉人也邵薨其子岐嗣邵初亡尚書袁粲弔岐岐
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銓謂之曰知死弔
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

正畏彊易弱粲乃止

銓史不
載官

劉弘為侍中鎮南將軍時專帝幸長安劉喬為豫州刺史東海
王越以范陽正虓代喬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河
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遺弘
與劉準彭城王亦等率兵授喬弘與喬戕曰適承范陽欲代明

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廷
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之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猶介之忿耳為戎首切以為過
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嫌
織介之寡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踈不間親曲直既
均則有所在庶藺區戰國之將猶能外降以利社稷區命况世
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
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載盟主鴈行下風掃陰凶寇
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雇遇
情隆於常披露舟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
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義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
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
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遂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
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迁居元首移幸群后
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
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伐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久但矯桂過
正更以為罪爾昔齊桓赦射鈞之讐而相管仲晉文志斬祛之
怨而親教鞮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釋私嫌共存公義舍
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
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雄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書寫肝
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

因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耻同儕自為蠹害貪猷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劉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彪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於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痛之心疾首今邊陲無借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推國體兢尋常自相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顓方距關東倚橋為助不納其言

褚翼太傅哀之從父兄也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義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翼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東海王越以為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興榮陽大山郭秀共保萬民臺秀不能緩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翼福及謂撫等曰諸君所以在此謀逆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毋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難得殺

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翼獲全

顧衆為領軍何充執政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王珣為左僕射與王國寶不協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迂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

宋南隄王義宣武帝之子也張永為冀州刺史及元凶之禍永起赴國難先是永與蕭思話有隙時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

曰近有都信且汝刑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紲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復何其滔滔稱人意耶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群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葉介尅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踈達廉令相報共遵此旨

唐原乾曜為侍中先是張嘉真為兵部員外郎張說為侍郎及嘉真為中書令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位在嘉真下無所推讓說頗不平及嘉真弟金吾將軍嘉佑賊汙事發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為幽州刺史說代為中書令後嘉貞遷益州長史勅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既恨張說之齊已攘袂教罵乾曜與兵部尚書王朘共和解之

張光晟京兆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行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為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為代州刺史屢為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穎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此不言者耻以舊思受賞爾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節令之大原及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意此相遇何慰如之即命同榻而坐結為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北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為故人特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賚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將進試大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為河東節度又表光晟為代州刺史

李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進攻魏州時朱滔王武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授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抱真分二千人守邢州馬慥大怒欲班師晟謂慥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接壤分兵守之誠為未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今公遽自引去柰王事何慥釋然謝晟慥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歡如初

韓滉為浙江東節度同平章事大曆末吐蕃寇劔南李晟領神

策軍戍之及還攜倡妓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賞追之晟深憾
焉與延賞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鎮
鳳翔表稱宿憾故懼延賞之至朝廷以其功高為之免延賞相
拜左僕射貞元二年晟自鎮來朝時晟以入覲晟頃賞獎遇晟
晟感馬滉知德宗意欲相延賞而有阻乃因會讌說晟使釋憾
遂同飲極歡且使晟稱延賞於帝前於是復加同平章事
後唐任園京兆人李嗣昭典兵於晉陽請為觀察判官因美姿
容有口辨論解其事令人喜聽時嗣昭為人間謀於莊宗方有
微隙奉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干之道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五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六

總錄部一百三十六

游說

虞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春秋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三代而下
游說興焉蓋夫博辨之士智畧輻湊因幾乘便反權應變所以
釋紛而好患濟成務者也周室既衰群雄競逐繇是堅白同異
矯尾厲角飛酣柶闔長短從橫之術起焉至乃負笈擔簦以游
萬乘之國約車憑載以行諸侯之間或立譚而取封或一見而
受賜馳譽於當世樹功於無窮去就繫乎安危用捨成乎治亂
者固不乏焉其源出於公孫龍惠施鬼谷蘇張之徒遂流宕而
不止漢魏而下雖時有之亦弗能偕戰國之盛也惟韓非著書
稱說之難明是非之趣極情偽之辨信乎其知言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衛侯會吳于鄆魯哀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

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至禮地主歸餼侯伯至禮以禮

主人也以相辭也各以禮饋生物相禮讓今吾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

之難若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為

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綬寡君懼故將止之執止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否是以綬來其欲來

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

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報衛君誰敢不懼墮

黨崇讐言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捨衛侯又田常

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代魯孔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

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

許之遂行至齊說曰常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

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

惡甲兵之士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吾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

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

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

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

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

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宴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是君上驕主心不恣群臣是求

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欲下與
大成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吾伐吾不
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先民人之過孤
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蔡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我魯
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難見吳王說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
之齊而移千乘之魯與娛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
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
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
稽越王若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
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置齊而伐越則疾非勇也夫勇者不避
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意今存越示
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將率而朝吳霸業成矣
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平魯矣且王
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未侯以伐
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
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
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
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大
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寡
不料力及與吾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

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迹子胥以諫死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成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徵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

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吾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申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吾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怒曰孤不幸失少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君敗身辱婁于會稽國為虐芥刺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后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

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因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監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一十領鐵屈慮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敝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時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

臨晉晉人相遇黃池上之吳晉爭強晉人繫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吾湖三載不勝域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入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執相破十年之中吳國各有變

公孫鞅衛諸公子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妾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后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曰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爾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乃以鞅為左庶長

蘇秦東周雒陽人西至大說惠公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開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伐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法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

高蜚文理未明不可并廉方誅商鞅疾辨士弗用乃東之趙以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后得見說燕之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濩泚易水

正此曰并州其州曰濩泥又曰濩泥出鹵城

地方二千

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之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覆見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

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濩泚淑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矣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平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無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人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軍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士是以兵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軍乃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過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撫士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

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安外
患齊秦為南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苦出辭斷絕人之
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
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至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
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兄弟皆可以受封侯
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
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
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
則效宜陽宜陽交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
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不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

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心入朝秦秦欲也得乎山東則必

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常山有蒲吾縣番則兵必戰於邯鄲

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矣當今之時山東之進國莫彊於趙

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

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趙弱國不足畏也秦畏地之

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

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難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

大川之限稍蚤之之傳國都而去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

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

堯無三夫之分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主諸

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

矣成得其道也是故明王外科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幾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掩其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吾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為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矛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忠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來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才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竊為大王計莫於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

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洹水出及即林慮縣

通曾剗曰馬而

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淑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

淑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

淑河博關

齊威年六晉伐齊到博交東郡有博平縣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

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淑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軍武關魏軍河外濟淑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主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

純純正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使臯首

攻魏擒將龍賈取魏之淮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

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

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商一作常東有宛穰洧沔南有陘山召陵有陸亭密

縣有百餘里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

方谿子蠻夷少府時力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附所造二

右弩皆善射力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動力皆六百步射之外

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散括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

之劒戟皆出於冥出莊子曰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名棠谿

汝南吳房墨陽淮南子曰墨合膊一作鄧師宛馮榮陽有龍淵

大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吾有乎將

趙有殿治寡人欲目子請此二人作劒可乎風胡子曰可

萬往劒二子作劒一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白鐵

幕陽城革抉一作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

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

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

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合茲效之明年又復求

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

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

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

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

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

臂曰願按劒仰天大息曰寡人湏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

用符

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

溝在滎陳汝南許鄆在潁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郟地里有至潁

縣汝舞南陽有新郟東有淮潁黃粟在宛無胥西有長城之界

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滎陽卷縣有長城陘地方千里地名雖小

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收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絕鞫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

人牀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疆

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

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

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敵卒三千人擒夫差於千

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有士卒衆哉誠

能奪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形法志曰魏

甲操十二石之弩貞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羸一日蒼頭

之良日翹百里中誠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二十萬奪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足此其過越

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

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以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

人罪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一時之功而

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柰何毫厘不伐將

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

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敵邑趙王使臣效愚奉

明約在大王之詔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

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淑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人臣竊度之一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

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曰

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革兵勢也所以練武王事知有材也皆有嬉戲而講練之

臨淄之塗車

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兩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天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令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

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戰魏而勝秦則兵革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部韓魏之地過衡陽晉之道

魏哀王十六年秦救魏蒲阪陽晉封陵

徑乎元父之險車

不得方軌騎不得北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須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何齊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敷僻遠守海竊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兩有黔

中今之武陵也巫郡東有夏州海陽楚陽烈王元年秦取

王伐齊鄉取一人馬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商拱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東有夏州謂北也南有洞庭

蒼梧北有陞塞郟陽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陞楚威王十一年魏

陽乎一本北有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

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與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

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疆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

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

下黔中則鄢郢動矣今南郡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

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

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餼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

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宮燕伐橐駝良馬必實外鹿故

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令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

為大王不取也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以仇讐

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

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以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不顧其禍夫外協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

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

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散邑趙王使臣效愚

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

巴蜀并漢中之心秦狼虎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

可與深謀恐友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勝也內與郡內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簿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后蘇秦去趙而后約皆解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生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鳥豕者

本草經曰

鳥豕一名鳥豕

為其愈克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

之少壻也

燕易王后即秦惠王女

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

弱燕為燕門而彊秦散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鳥豕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柰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讐言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又趙收天下且以代齊秦為上書說齊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得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茲愛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其露降風雨時豐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切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

非魯深凌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趙而憎韓玆欲以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人恐天下之驚覺故徵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夫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喙之也議以為秦謀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又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距南沙立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杆闕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郊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彊挈坐羊唐之上即城去邯鄲百一十里爾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包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增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典吾此伐馬胡騎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之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從連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讐祚五國之兵出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其溫枳高平於魏及三公付潰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王為上交今乃以短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韓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至韓墓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孰圖之也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七

總錄部 一百三十七

游說第二

張儀魏人為秦相惠王十二年免相相魏

臣欽若等曰為魏襄王相也

以為

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於觀津秦欲復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方地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

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祈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湏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

大王高卧而國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湏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虛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奪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游之談說士莫不日夜搯腕瞑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辨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足計儀且賜骸骨辭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皆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張儀後使楚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破險

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
法今既明士卒安南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
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復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
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之與羊不可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
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
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
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
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違且夫從者聚群臣弱而攻至疆
不料敵而輕戰國貧如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至疆
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辨虛辭高王之節言
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

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船舫
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西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巴郡魚復有扞水扞

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大王之有秦與

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危難也三月之內
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夫待弱國之救
忘疆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常與吳人戰五戰而三
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若矣臣聞功大者異危而民故者
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送疆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
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一作吞天下
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

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
傳者也夫楚秦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
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闕天下之匈一作闕大王悉
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
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
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
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詐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
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
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
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

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
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
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
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
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美一歲不
牧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
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
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虎賁之士跣跣
跣躍跳也又云偏舉料頭謂不着兜貫頤奪戟者至不可勝計
一足曰跣跣言執戟奮怒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勝者不
而入陳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勝者不
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指甲徒揚以趨敵左

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
力厭猶相鳥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鳥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
國無異垂千鈞之重與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
地之寡而聽人之其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
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湏臾之說誑誤人主無
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陳臯滎
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一作粟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
則王之國分矣夫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
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
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
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嘉夫攻
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
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泯王曰天下
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
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
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
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者朋黨北周莫不以從為
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王隨其後雖有戰勝
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於齊也猶
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勝秦戰於番之下再
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戰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
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梁獻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
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疲清河指博閔臨菑即墨
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
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來社稷之長利也
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效愚計於大王
大王率收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
行於山東敝邑懼恐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
守西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
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两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避
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周兵軍於澠池願渡
河踰漳據潘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故
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為信從者特蘇秦蘇秦熒感諸侯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故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
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
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
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
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
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方其地是故不
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
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約敗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
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傳
不與國謀計先王葉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

馬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軍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視莫如趙襄子嘗以身姊為代王妻欲并伐約與大王遇鈞汪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繫人與代大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繫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繫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出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來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敵常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來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說張儀無信左右賣國以取榮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曰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

而伐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聞伐韓入三州
山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藉此王業也
秦以王為然乃具甲車三十乘儀入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
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
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
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托儀對曰是乃
王之托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
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
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
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聞伐韓入三州出兵函谷而無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藉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甲
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
伐與國廣臨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也此臣之所謂托儀也
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唐且魏人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
蓋相望秦救不出且年九十歲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
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文
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之魏人之急矣
唐且荅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失
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為秦之強
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
且割地而約楚王雖求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彊

二敝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失之矣秦王瞿然而悟
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已去魏氏復故唐且一
說定強秦之策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
之功也

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曰辭之難矣民之治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亂魏國賴之故不可已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

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

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
張儀已合秦魏已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
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
攻則秦魏之夾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葉儀收韓而相衍公
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惠王終相儀而陳軫奔

楚楚末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
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
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壓事可乎柰何由田
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主
有故數使使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
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
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
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
悉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期
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
便惠王未能為之決趙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

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
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人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
珪矣亦思曰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
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遂之楚
豈能無秦聲者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
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不為子主計之餘為寡
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
子欲刺虎館堅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必爭爭則必
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
子以為然立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
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

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
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
伐大克之此陳軫之計楚也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
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

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
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
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
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
遺其舍人一色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領此不足以偏請遂盡
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
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

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特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其後秦伐魏軫令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其地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為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於秦北臣之所以為山其國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皇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及之主必死辱

民必使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西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全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與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游滕為楚王容秦武王既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曰讓周與其重秦騰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仇猶夷狄之國遺之廣居廣車橫陣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

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子里以車百乘之周周以仇猶觀蔡焉故使長戰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周夫豈能無憂在社稷哉恐一旦七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胡衍不知何許人秦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衍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出賴利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

衛必拆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疆之曰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扞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

惠盎宋人以客見宋康王康王蹀足声疾速言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

此此曹勇有力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

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曰臣有道於此使天下有勇不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焉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

曰此寡人之所欲也。蓋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領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蓋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八

總錄部一百三十八

遊說第三

蘇代秦之弟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之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郡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所欲伐也，特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與

國季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馬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玄聚

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散北與人戰覆三軍得二將齊覆三軍而燕

失二然而欲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

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

兵散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齊北

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

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散雖有城鉅惡足以為塞焉且異日

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齊西河北盡

役矣封內散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才王誠能

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

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五終於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

質於齊蘇代為待齊湣王十二年攻齊楚圍雍民在陽翟屬韓秦

敗屈丐蘇代為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

成為福不成以為禍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

儀曰韓之公仲侈也黃東將扶在齊陽宛响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以

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齊也秦韓之兵毋東間餘則魏

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人之公事成田軫曰

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

曰馮將以奉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搏猶兵合制領三國之

兵乘兵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

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
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七國實伐三川而歸
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魏秦王曰請與韓地
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
且謂柰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
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案聲威
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
楚王欲而無與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
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
公常執左券以貴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賢矣湣王
二十六年以孟嘗君為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

楚因與韓魏攻秦

韓魏齊兵擊秦軍於函谷

而借兵於西周氏蘇代為西周

謂曰君以齊為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魏韓今復攻秦
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魏秦
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與秦而君無攻又而無借兵
食君臨函谷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昭薛齊而秦出
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患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
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得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公必不破
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令之楚王割東國以與世世無患
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師公曰善因令韓魏
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孟嘗君既謝病歸老
於薛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寂

於齊至厚也而齊遂之而聽親弗

親弗人姓名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

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取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舉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冊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切挾者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晉秦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

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湣王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則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愚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後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先是燕相子之欲蘇

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待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大破燕殺王噲子之立燕昭王而蘇代歸齊齊善伐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伐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朶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

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

取敗素染以為業

而賈十倍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皆此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禍為福轉敗為功

則莫若桃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代諸侯令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下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王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等之為之下者燕趙非

利之也燕趙不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
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馮一高陵縣先於燕趙秦有辨

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
以令于天下韓魏不聽則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

不聽天下服聽因立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
地歸楚淮北趙燕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

所利等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驪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
侯贊濟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

收燕趙國安而名等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等安而取危
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不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辨士以

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等
等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

氏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
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火之秦召燕王燕王欲

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巴郡有枳孫而國亡燕昭王三十三年秦

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
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義行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楚

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
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

藁郢取洞庭五渚然則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乃謀勇士
不及怒寡人如射準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
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必曲一日而斷大

行我起乎宣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蹂我離两周而觸鄭

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

韓氏大原卷我下軹道南封陽冀霸陵有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包兩

周下河東取成臯也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銳戈在後決滎口魏無

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

魏無虛頓立秦始皇五年取魏酸枣燕虛長平陸攻則繫河內水攻則滅大梁

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有曰

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

王苟能破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曰以破宋為

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四與寡人

約四敗寡人必率天下以欺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

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曰以破齊為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

塞鄙阬鄙江夏鄙縣均一作灼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

合於秦曰以塞鄙阬為楚罪兵困於林中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

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

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

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害因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

欺勇與毋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

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阬適齊者曰以宋屯必令言如循環用兵

如刺蜚毋不能制勇不能約襲賈之戰魏襄王五年岸門之戰

韓宣惠王十九年封陵之戰魏哀王十六年高商之戰此戰事秦大破我岸門秦敗我封陵不見

岸門之戰

趙莊之戰

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

秦之所殺三晉之者

民數百萬今其在者皆死秦之攷也西河之外上雒之也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氏復重於燕使
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
韓襄三十二年韓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
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欲內之甚今楚兵十
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在陽
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以公曰以韓楚之兵秦蟣虱而內
之其聽公必矣必以韓楚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永
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人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

對曰秦王之有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仲殆不合

矣仲公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祖者宗之習之謂也

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

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待之魏楚大戰

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拔宜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兵待秦而

至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伐也公戰而

勝楚楚遂與公乘公絕三州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州守支

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唐一作唐三友於郢其茂與昭無

楚用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

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韓以國合於齊是楚

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

解雍氏圍

井茂傳曰楚懷王以兵為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兵不肯救井茂為韓信之乃下師於殺

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繫楚斬首二萬以敗楚襄城殺景鉄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北當

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蘇代又謂秦入雍氏楚人敗然爾時張儀已死十年矣

太后弟幸我城新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變也公何不為

韓永質於楚楚王聽入箕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

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

齊孤公又為永質之子於楚不楚聽怨結於韓挾齊魏魏以圍

楚楚重公以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

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魏田賈死於楚昭魚

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革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

然則相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大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

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代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

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

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

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而左魏犀

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代曰莫如太子

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

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

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將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大子使

梁自相秦昭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

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

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於魏以

見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受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王之使人入魏非其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惡此魏王之所不安夫舍萬乘而退此魏信之所以難行也若夫令人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故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見魏之交而使趙小小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安國而名尊離王則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王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

矣彼其事王必見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之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而身取尊令我講難於秦兵為昭王國處削危之刑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兒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降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永而不能多也臣願大王察之周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為周秦之禍也言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為秦也周知其不可改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跡之於秦周紀於秦必入於郢矣赧王謂成君楚圍雍氏

陽翟雍氏成也韓兵入西周西周令

成君辨秦求救當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君恐召蘇代而告之

是說此而脫悞也

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東周又能為君得

高都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代見韓相國曰

相國秦官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其效秦也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日不能枝是

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

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者吾毋徵甲與粟

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祈而入

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

也曷為不與相國曰果善於周高都明年秦使樗里子甘茂伐

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

者楚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

以伐韓韓公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壁禽獸得國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伯收國復事秦自為必不以封令公焉與楚

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枉陽秦楚合復攻韓信必亡韓士公仲且

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

當韓也子為壽謂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

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

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

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

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

也公何以冀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貴也

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

以從從公孫奭而復用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今公言善韓以
備楚是外舉不辭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封曰甘茂許公
仲以武遂秦昭王元年及宜陽之民令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

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奚不以韓為秦永為潁川於

楚此韓之竒地矣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得韓也

公求而不得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

楚過一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甘茂欲以

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公收楚韓以安

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意言秦昭王

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

怨說甘茂茂懼輟代魏蒲阪亡去昭王元年繫秦樗里子與魏

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

罪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

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何分我餘光無損子明

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馬

頤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

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在陽其地形

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

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

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

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

印迎之甘茂得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

用事

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而處因復甘茂之家於齊秦穰侯

益趙以兵伐齊臣欽若等按史計世家穰王十四年秦繫戎剛壽齊襄王懼使蘇代為

齊陰遺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韓甲四萬以代齊臣

竊必之弊邑之士曰秦王明而孰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

以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

相皆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矣肥趙趙秦之

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秦楚而後制晉

楚之不可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千鈞之弩決潰靡也

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

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

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以秦楚謀齊以齊謀

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

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膈胃與出而

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曰救王明而孰於計策穰侯智而習於事

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昭王

四十八年十月秦復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齧攻皮牢拔之司

馬梗定大原韓趙恐便蘇代厚幣說秦王應侯曰武安君擒馬

服子平曰然又曰即圍邯鄲平曰然曰趙王則秦王矣武安為

之武安君使所為秦戰勝攻敗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

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之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

秦嘗攻韓圍邢兵至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民之日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燕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目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與應侯有隙

十六年秦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順君其德行布於海內也教順民非洽於人也登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則賢主國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受趙平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信為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威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日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秦之北地去沙立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郡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官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以腸之西河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

代馬胡大不東下昆山之王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
伐齊從疆秦取韓其禍必於此顧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伐者以
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
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士之患西兵以楚疆秦秦廢
帝請服及高平根於尋純年云魏襄王四年改陽日河雍向曰高平根尋一作根尋一作平尋
反聖分一作王公先俞於趙爾雅曰西齊之事王寔為上俊而今乃
抵暈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顧王熟計之也今王
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後事王之不必
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以一世名寵
制於主也於是輟謝秦不繫齊

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九

總錄部一百三十九

游說第四

唐鳴居于魏齊楚約而欲攻魏鳴見齊王曰今秦楚之兵已在
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可及
哉秦王遽發兵逃復存唐鳴之說也

魏順居於市立聞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復傷秦兵
而留於成臯乃謂市立居曰五國罷必攻市立以償立費居資
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立居曰善因遣之順南見楚王曰約
五國而西伐秦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
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順曰天下罷必攻市立以償立費王令

之勿攻市立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立二不重王且
反王之言而攻市立然則王之輕重必然矣楚王卜交而市立
存也

武公者西立惠公之子秦聞諸國合從乃幾兵伐楚楚欲與齊
韓連和伐齊因欲圖周周王赦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
兵割周郊地以便出而南嚮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以臣弑國
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
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以為號也昭子
乃曰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伍不攻城
不什不圍夫以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二十萬之衆兵
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

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結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
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
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
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
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
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亡事君之禮今韓以器之在楚
臣恐天下以器讎也臣請臂之夫虎肉臊其皮附身人猶攻之
也若使澤中之麋之豕之虎之皮人之攻之心萬之於虎烈楚之
地足以肥國誣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
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
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馬犯居宇周赦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歸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成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成周日將代周也王弒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復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田文為齊相封孟嘗君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謂寡人曰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乃謂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文敢借

兵兵者以忠主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魏之兵非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魏西為趙敵也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是趙與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功魏願大王之救之也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例也今魏出國門而望見軍旅雖款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未行也王曰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

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見何利利見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見軍乎則道理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極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魏國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淳于髡齊人齊人伐魏魏使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其魏患為先生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敢也齊曰善乃不伐魏也其後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

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勿憂文無以復時矣文孟嘗君名也淳于髡曰

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又謂先王立清先王威王

荆因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

顏色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曰諾先君之廟在焉疾曲兵救之顛蹶之請望

拜之謁雖得矣薄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訴告善說之而得齊救此髡子之辭得為薄也

者陳其勢言其方人急也若自在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辨者

急其如已自在隘居之中欲速免脫也故曰豈強力也哉

馮驩為孟嘗君客秦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臣車之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而搗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發馮驩

曰借君乃約車弊而遣之馮驩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
鞞西入秦者無不歆強秦而弱齊馮軾結鞞東之於齊者無不
歆齊而弱秦此為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雌雄者得天下秦
王踞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為無雌而可憑驩曰王亦知齊之廢
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
齊王歆毀廢之其心怨必背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否秦
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真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
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悞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知可
也秦王大說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之辭以見
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歆強
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歆強秦而弱齊者夫

秦齊雌雄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
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
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
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益以謝之孟嘗必喜而受之矣秦
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拼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略
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
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
聞孟嘗君復相位齊還車而去矣

黃歇為楚相封春申君頃襄王以歇為辯士於秦秦昭王使白
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擒魏將亡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
令白起與韓魏攻伐楚未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許當

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墨中之郢拔鄢郢東至境陵
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人朝
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一舉兵而滅楚
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
猶兩虎相與鬪而虎相與鬪而駕大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或致安累其是也今
大國之地偏天下有二其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
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則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
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北入秦是王不用不信威甲而
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壯大梁之門舉河
內拔燕酸棗虛秦始王五年取酸棗虛燕蘇代桃燕縣有入刑

平阜有刑立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
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蘇秦云此有河外卷以臨仁乎立
屬陳黃濟陽嬰城蘇代云决白馬之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
北濮水北於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春天下五合六嬰而不敢
救王之威亦單矣單亦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
義之地威亦單矣單亦王若能五伯足不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衆伏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
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孤淑水濡其尾此言始之
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刑而不知榆次
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於隧之敗此二者非國無大功也
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矣之信也從越而伐齊既服齊人

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三浦江智事之信韓魏也從而伐

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鑿臺在楮

次今王妬替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

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

云趨趨彘彘遇大獲之韓姿章句曰趨二之意白也獲祿也言

跡有時遇大得之毛傳曰彘彘狡彘也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

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吾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早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

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

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割腹折頭習頥一作

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脰束首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

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內海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

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

將散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

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之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

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水大水出林食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

之不為得也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

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

留方與銓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

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國中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按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

州府元龜

而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
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夫矣以王懷土之博
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一作還令韓魏歸帝
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若善楚秦楚而合為一以歸韓
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儉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閼內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
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閼內侯矣王亦善楚而閼內兩萬衆之主
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
是燕趙無齊楚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
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
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

魯仲連齊人好竒偉倣黨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
遊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
餘萬秦兵遂東歸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繫軍秦魏安
釐王使將兵晉鄙救趙魏秦止於蕩陽不進河內有縣魏王使客

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謂急圍趙者
前與齊滑而爭疆為帝已而復為帝今齊滑王已益弱方今唯
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
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陽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
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如餘
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
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入在是

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使以居為天下之賢公子也乃今
 然後知居為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居責
 而歸之平原君曰勝為謂紹紹介相而見之於君子平原君遂
 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
 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
 臣也使事有職吉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以泄之
 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無言新原衍曰吾視居此圍
 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貌非有求於
 平原君也何為久居於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世以鮑焦
 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人上也眾人不知則為一身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葉以

秦人每戰勝考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方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數天下謂之上前功之國偕似惡之也
 彼即似然而為帝過而為征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吾
 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款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
 之將柰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
 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
 使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爾使梁睹秦稱帝之
 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
 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
 齊獨朝之齊後周怒赴於齊曰天分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
 齊後至則都欺三軍者去齊威王敦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
 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下固然

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
 力不勝而智不明邦畏之人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北於秦若
 僕耶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
 然不悅曰噫噫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
 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族鄂侯鄂縣有九族成九一作鄂
 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嘆故拘之姜
 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僭
 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魯人
 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
 被者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辭舍納莞菴不果納不

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人吊夷維子
 謂鄒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心將倍殯棺設北於南方然後天子
 南面吊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禮
 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景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
 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机視善
 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帝之是
 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業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
 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毋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故以得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士也吾請出
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
晉鄙軍以救趙繫秦軍遂引而去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
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固保守聊城不敢燕歸齊田單攻聊
城按年表田阜攻聊城在
長平後十余年也歲餘士卒多而聊城死不下魯年乃
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
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滅不信忠者非勇也
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
智者不載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
願公詳計而無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衛公平陸而齊無南

面之心以為無南陽之害小不怨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
今之秦人下兵攻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行危齊棄陽
斷右壤定濟北計猶為之也且夫濟之必決於聊城公物再計
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致於全齊之兵無天下之歸規與
聊城共據期年之弊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
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為
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突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
以敵聊之民具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及外
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
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世於功業可明上輔孫主已制群臣下

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便俗功明可立也亡意以指燕棄世東
游於齊乎列地定封富北乎陶北世世稱孤與齊久存之計也
此兩計者願君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
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
中其飽篡也遺公子久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
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
於齊則亦名不克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荆淮
海岱
燕齊之間罵奴曰
減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
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
行之過而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
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及顧義不還踵刎頸而死

則亦名不免為敗君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
桓公朝天下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土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
驚駭威加吳越此二士者非不成能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
身軀絕世威後功者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
棄忿情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功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
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速曹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
歎歸燕已有隙恐誅歆降齊所殺魯與齊具衆恐已降而後見
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躄遂屠聊城
歸人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歆逐一魯仲連謂孟嘗君曰豫猴錯
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之奪三尺

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添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鉞鐔與農夫居
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
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
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未害相報者豈非世
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遂

如耳居于衛魏伐衛拔列成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
魏兵立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
如耳見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在上約斬趙趙分

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王也今衛以比亡將西請事於秦
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衛驛衛之得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
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

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魏驛衛者不以
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
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聽其說罷其只免
成陵君終身不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

總錄部一百四十

游說第五

范雎字叔魏人秦昭王使王穉於魏王穉載雎入秦曰雎天下
班士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行命歲餘當是時昭
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
潛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秦厭天下辨士無所信穰侯華陽
君華一作葉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
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
及穰侯為秦將且越欲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
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
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
其道以臣之言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
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
足以當楛質而腰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
以臣為賤人而輕欲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前邪且臣
聞周有砥碗宋有結綠梁有縣藜縣藜一楚有和璞此四寶者
曰美玉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有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
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善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
良醫知病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捨之

疑則少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也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

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榘一竹於王心邪亡其言

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

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穉使以傳車

一云使持專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

其中王來而官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

有大后穰侯爾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官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諶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

大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然不聞敬執賓主之禮

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田原元
睢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
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睢曰非敢
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爾若
是者交棘也已說而立為大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
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遇深言是
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
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正君之事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
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
敢言也臣之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
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
厲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

焉而死立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一作孟賁

成荆古勇士王慶忌吳越春秋日吳夏育之勇焉而死或云夏育

孟賁衛人王源慶子忌衛人力舉千死者人之所以不免也處不然之事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

之所大愿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閔夜行晝伏至

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一作乞食

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謀如伍子胥如之以幽囚

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披

髮為狂無益於王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何以有補所賢之主

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

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爾足下上畏大

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附保之手終身迷

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爾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亂先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繫百方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則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闔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之也而群臣莫當

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秦謀不忠於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餘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盡付之地無得然者豈不欲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王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資盜糧者也王不如

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
攻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
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雖則附趙趙強
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
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
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
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衛綰伐魏收懷其後雎復
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
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
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
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
斷而為之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
王曰善且使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弗說因數平矣因請問說
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
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王利害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顧穰侯出使不
軌華陽涇陽繫斷無諱也諱畏高陵進退不請然則權安得不領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顧其威而外重其權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攻適代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未實繫者披其支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因父於涉立百日而卧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國相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惧曰善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閔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范痤魏人虞鄉為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鄉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空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也夫殺無罪范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雖然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入市不若以生入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安君書曰夫趙

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之寇
寇雖不肖故魏人免相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
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用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
寇之後弛秦襲趙之俗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
也信安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須賈為魏中大夫秦則魏於華走芒邲入北地魏

惠王五年
韓會宅陽

而

圍大梁賈為謂魏穰侯魏再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
曰初時惠王代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
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
之所以歸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
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

為戒也夫秦貪戾之國也而無親蚕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

子韓將

暴鷲割八縣地此非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

又走芒邲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地也王必勿
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
之秦扶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
必毋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
魏也願君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如常此言幸之不可數
也夫戰勝暴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
多矣今又走芒邲地北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知者不
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
之衆梁七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改也夫輕皆楚趙

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卒之臣以為自天地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也攻之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及楚趙之兵未至於大梁也函以少割收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和為必欲之則君後得所欲以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是秦從是以散而後擇焉且君之常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園

蔡負燕人游學於諸侯大小甚衆聞應侯范雎任鄭安平安稭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天下雄將後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引辨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辨吾皆擅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入則揖應侯固快及見之夫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伐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弛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是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榮顯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絡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維其稅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

地終始豈遁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說力鋸以楚姦邪信賞罰以致治安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擒將破敵壤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諛不得敵忠言不敢苟合行不敢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辭難一云不然為霸王施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思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不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是故有殺身以成名月

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数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飽而德已執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思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成而不絕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有育太噉叱呼一作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皆此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楚姦本尊壽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
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荆農
利士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
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
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
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陝再戰南并蜀漢又越漢魏而攻強
趙北抗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
沸声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
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者秦白起之勢也身所
服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
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唯義之所
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
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
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之故天下以其君
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越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
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竟而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
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德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
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矜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
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
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致忠功則可
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思亦聖乎以君臣論之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熟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博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侈濳義不倍功功臣熟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安危脩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國富貴足家雖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生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声名光輝傳于千古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令王之親忠臣不忌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親信幸又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私門之請一楚國

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聞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禁國之攻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懇草入邑辟地殖穀卒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誣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成欲分功博縣於在行謂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投不必坐制諸侯利施三州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大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

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功成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毒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信下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能止矣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辨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

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如臣不及也臣不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謝病請相國印昭王彊起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或君世鈞不知何計人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為之請文信侯呂不韋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即中甚惡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君今留之是空絕趙而即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貶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投意而遣之

其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

於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輕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不肯汝為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年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傾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法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相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今裝治行行有日甘侯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信之於始皇曰昔甘伐之孫甘羅年少再然明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知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敗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意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

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成令秦有十一
還報秦乃封其
羅以為上卿復以其始其戊田宅賜之

李斯楚上蔡人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
即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
瑕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覆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
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
諸侯相兼閩東為六國秦之乘勝投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
秦譬若罷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龜上騷足徐以滅諸侯
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
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
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不以財者

厚遺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
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涇溉渠已而
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者汝抵為其主游間
於秦爾諸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
客竊以為過以昔繆公求士曰取田中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
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
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殷實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奪地千里至
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州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
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
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察穰侯逐華陽

作公公私杜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始四君者皆以客之

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王君却客而不內疏事而不

用是使國無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

隨有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織離蒲植蒲皆駭馬

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龜之鼓龜皮可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鳥而

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實外

甌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宮而駭良駃騠朝廷犀

象之噐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齊之東阿縣不進於進而隨俗雅化隨俗

脩使自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銳彈筆搏髀而歌平

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昭一異國

樂也今棄擊甕叩鉅而就鄭衛退彈筆而敗昭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矣不論曲直

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

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而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劫衆庶故能明其德是

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今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首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而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

夫物不產於秦而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

以資敵國換民以益讐自內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
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驥邑
得還

新序曰斯道上上諫建
逮始皇始皇使人逐至



